

東坡集

二十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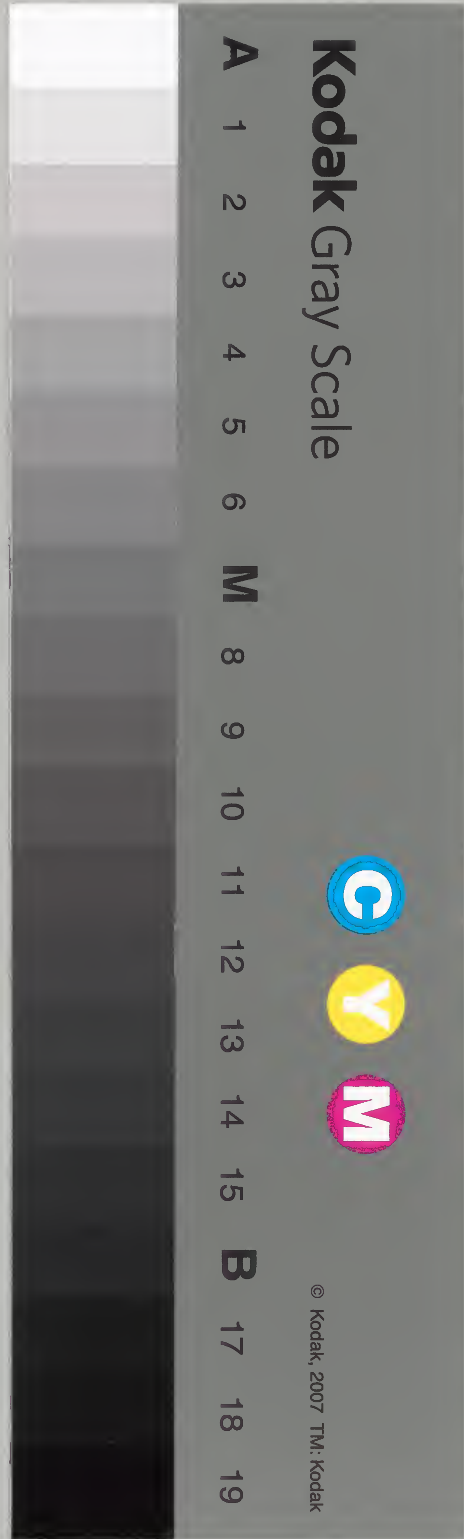
卷二十八卷二十九欽



漢書門			
一〇二二	七四	二二	類
冊	架	函	號
一	二	八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一〇二二	特四十一	二二	類
冊	號	冊	架
一	二	二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22	
冊數	12 ( 8 )		
函號	函	2	3





四  
問  
所  
以

東坡集卷第二十六

漢草文庫

表十六首

笏記附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二首

臣職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

士知杭州者中禁寶儲上應奎壁之象先朝謨訓

遠同河洛之符隸職其間省躬非據中謝伏念臣學

非有得愚至不移雖叨過實之名卒無適用之器少

時妄意蓋嘗有志於事功晚歲積憂但欲歸安於田

畝屬聖神之履運荷識拔之非常猶冀桑榆之收遽

迫犬馬之疾力求閑散庶免顛隳豈謂皇帝陛下

守  
伴



常

住

聖度包荒天慈委照察其才有所短不欲強置之禁  
嚴知其進不由人故特保全其終始遂加此職以責  
其行臣敢不仰緣末光益勵素守往何之而不可中  
無愧之為安但未死亡必期報塞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請郡特除臣龍圖閣學  
士知杭州者北扉清密久愧素餐內閣深嚴復膺殊  
寵以榮為懼有醜在顏中謝伏念臣賦命數奇與人  
多忤遭遇 仁祖忝竊賢科繼蒙 英廟之深知尤  
荷 裕陵之見器而流離若此窮薄可知晚親日月之

光常恐餅壘之溢故求閑散以避災屯豈謂 太皇  
太后陛下天高聽卑坤厚載物愛惜臣下固無異於  
子孫委任官師本不分於中外致茲衰病不失清華  
然臣詞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雖云稍遠於爭地尚  
恐終非其久安敢不磨鈍自修履冰知戒庶全孤節  
少荅殊私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慈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渡銀  
鞍一副馬一疋者出笥之珍已華朽質解驂之賜益  
耀衆觀顧惟何人亦被茲寵中謝伏念臣少而拙訥



東坡前集二十六  
老益踈愚山野之姿非文繡之所及疲駑之質雖鞭  
策以何加方祈冗散之安更忝便蕃之錫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緝熙儒術罔羅人材不愛車服寵數之章  
使為吏民瞻望之美據鞍有愧束衽知榮敢不奉以  
牧民永思去害之指施之大邑庶無學製之傷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渡銀  
鞍轡一副馬一疋者命服斯皇詩詠周宣之德康侯  
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中謝伏念  
臣資材朽鈍學術空踈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

羨荷寵章之蕃庶人以為榮顧形影之支離臣惟自  
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  
時遣拾遺補過之臣出為承流宣化之任子夜安吉  
不待請而得之我馬虺隤蓋知勞而賜者敢不勉思  
忠盡務報恩勤永惟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獄市  
之寄以副上心臣無任

笏記二首

臣軾言隸職宸居承流闡寄自知衰朽有玷寵光此  
蓋伏遇 皇帝陛下揔攬羣材靡遺片善曲收頑鈍  
迭處清華徒傾草木之心莫報乾坤之施臣無任



又

既塵美職復玷名藩榮寵過情省循知愧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特示寵章以旌  
眷遇恩勤莫報生死難忘臣無任

杭州謝上表二首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  
今日三日到任上訖者始衰而病豈非滿溢之災乞  
越得杭又過平生之望中謝伏念臣起自廢黜驟登  
禁嚴畢命驅馳未償萬一懷安退縮豈所當然苦散  
材不任於斧斤而病馬空糜於芻粟故求外補以盡

餘年豈期避寵而益榮求閑而得劇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中正緝熙光明無爲蓋虞舜之仁篤  
學有仲尼之智而臣猥以末技日奉講帷凜然威光  
近在咫尺惟古人責難之意每不自量方陛下好問  
之初遽以疾去推之理數可謂竒窮荷眷遇之不移  
竊恩榮而愈重雖雨露之施初不擇物而犬馬之報  
期於殺身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奉制書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臣已於  
今日三日到任上訖者入奉禁嚴出履方面皆人臣



東坡全集卷二十六  
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 中謝 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  
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  
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  
知朝廷輟近侍為太守蓋 聖主視天下如一家鞭  
扑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  
自分每包函其愆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嘗親  
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堅於晚節臣無任

杭州謝放罪表二首

臣軾言臣近以法外刺配本州百姓顏章顏益二人

上章待罪奉 聖旨特放罪者職在承宣當遵三尺  
之約束事關利害輒從一切之便宜曲荷天慈不從  
吏議 中謝 伏念臣早緣剛拙屢致憂虞用之朝廷則  
逆耳之愆形于言施之郡縣則疾惡之心見于政雖  
知難每以為戒而臨事不能自回苟非日月之明肝  
膽必照則臣豈惟獲罪於今日久已見傾於衆言恭  
惟 皇帝陛下濬哲生知清明旁達委任群下退託  
於不能愛養成材惟恐其有過知臣欲去一方之積  
弊須除二猾以示民特屈憲章以全器使臣敢不省  
循過咎祇服簡書眷此善良自不犯於漢法時有貸



捨用益廣於堯仁臣無任

又

亂群之誅不請而決蓋恩威之無素致姦猾之敢行  
方俟譴何豈期寬宥中謝伏以法吏網密蓋出於近  
年守臣權輕無甚於今日觀 祖宗信任之意以州  
郡責成於人豈有不擇師帥之良但知繩墨之馭若  
平居僅能守法則緩急何以使民顧臣不才難以議  
此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寬仁從衆信順得天推一  
身之至公納萬方於無罪而臣始終被遇中外蒙恩  
謂事有專而合宜情無他而可恕故加貸捨以示寵

綏朝廷之明粗以臣爲可信吏民自服當不令而率  
從臣無任

賀明堂赦書表二首

臣軾言宗祀告成修 累朝之盛典 端門肆眚  
萬宇之歡心凡有識知舉增抃躍中賀竊謂祖宗恩  
信之所被譬如天地寒暑之不差將推作解之仁必  
在當郊之歲恭惟 皇帝陛下憲章六聖左右三  
靈上帝眷而風雨時壬人去而蠻夷服講明大禮對  
越昊天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大河脩復奏軌道於東  
流藩邸顧懷錫鴻名於西府臣備真法從待罪守臣



東坡集卷之六  
六  
諫  
想聞路寢之鼓鐘曾叨奉引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  
恩私臣無任

又

臣軾言嚴配禮成民心知孝好生德洽天下歸仁凡  
蒙一洗之恩舉有惟新之喜中賀伏以功存廟社而  
詞其禮德及草木而諱其名此聖人之所難幸微生  
之親見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勲高任妙道配唐虞  
顧惟致治於和平孰不歸心於保佑合宮均福畢修  
累聖之文會慶告成不居先后之位臣職叨禁從身  
遠闕庭既欣渙汗之私溥霑動植更喜謙光之美獨

冠古今臣無任

謝賜曆日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 聖恩特賜臣詔書并元祐五年曆日  
一卷者論道調元雖大臣之職授時賦政亦郡守之  
常而臣供奉內朝使指一道居則代言而頒令出則  
勸民以務農沐此恩榮敢忘奉順中謝恭惟 皇帝  
陛下文明憲古睿哲先天曆象教民本堯舜之智水  
旱罪已蓋禹湯之仁固將推廣其誠心豈特奉行於  
故事爰因歲首已宣布於王言孰謂民愚咸識知於  
帝力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 聖恩特賜臣 詔書并元祐五年曆  
日一卷者竊惟稽古之君必以授時為急底日不失  
日官既有常先時不及時罰在無赦申以丁寧之詔  
致其惻怛之誠習見頒行止謂有司之故事考其情  
實則本聖人之用心中謝 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元  
功在天盛德冠古順帝之則雖並用於恩威與物為  
春蓋同歸於仁厚而臣入奉講學出牧農民恭布詔  
書悉傳閭里庶德音之昭格致嗣歲之豐穰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民而作 君惟德是輔帝生商而立子  
有開必先納富壽於方來實兆基於茲日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文思天縱聖敬日躋以若稽古之心上遵  
王路行不忍人之政下酌民言神聽靖共天壽平格  
臣久塵法從出領郡符奉萬年之觴雖阻陪於下列  
接千歲之統猶及見於昇平草木之情日月所照臣  
無任

賀坤成節表一首

臣軾言仁惟天助壽不假於禱祈澤在民心言自成  
於雅頌恭臨誕月仰祝聖期雖凡庶之何知亦臣子



東坡集卷二十六  
朱貴  
之常分中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儲神天地託國  
祖宗元勳本自於無心神智實生於至靜同守大器  
于茲六年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飯無  
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饑民臣躬領郡符目覩茲  
事載瞻象闕阻奉瑤觴嘉與海隅之人同罄華封之  
祝臣無任

啓十一首

謝秋賦試官啓一首

伏以聖人設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野田之間  
亦學爲政故知禮樂者可與言化通春秋者長於治

人蓋三代之所常行於六經可以備見事爲之制曲  
爲之防使學者皆能明其心則天下可以運諸掌降  
及近世析爲二塗凡王政皆出於刑書故儒術不通  
於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於學而其所以爲  
學者亦無施於民遊庠校者忘 朝廷讀法律者捐  
詩賦場屋後進挾聲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顧雕蟲而  
自笑舊學無用古風遂忘終始之意曾不相訟貴賤  
之間亦因遂闊下之士有學古之志而無學古之功  
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無用儒之實顧茲媮弊常竊  
憫嗟苟非當世之大賢孰拯先王之墜典伏惟某官



才出間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務旋居  
要職又為儒者之宗明習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經  
術而不為迂闊世之系望 上所深知輟自朝聯付  
之文柄命題甚易而不肖者無所兼容用法至寬而  
犯令者未嘗苟免觀其發問於策足以盡人之材欲  
聞先聖之心考其詩義深悲古學之廢訊以曆書條  
任子之便宜訪成均之故事不泥於古不牽於今非  
有苛碎難知之文將觀磊落不羈之士使天下知文  
章誠可以制治知聲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  
自新得之者不至於捐舊平昔所歎於今遂忘軾才

無他長學以自守為文病拙不能當世俗之心奏籍  
有名大懼辱賢人之舉翻然如昇之羽翼追逸翮以  
並遊沛然如假之舟航臨長川而獲濟偶緣大庇粗  
遂一名方將區區於簿書米鹽之間碌碌於塵埃筆  
楚之地雖識恩之所自顧力報之未由感懼之懷不  
知所措

謝南省主文啓五首

歐陽內翰

右軾啓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  
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



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  
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  
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  
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竒者恠僻  
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  
久遠小者轉相摸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  
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  
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遺文天下  
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

天下之竒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居碌碌  
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  
事擢在第一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  
以群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  
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  
有司之所排使得措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  
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  
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  
使其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  
有取一二焉不宣謹啓



王內翰

右軾啓竊以取士之道古難其全欲求倜儻超拔之才則懼其放蕩而或至於無度欲求規矩尺寸之士則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爲進士之科昔稱浮剽本朝更制漸復古風博觀策論以開天下豪俊之塗精取詩賦以折天下英雄之氣使齷齪者望而不敢進放蕩者退而有所裁此聖人所以罔羅天下之逸民追復先王之舊迹元臣大老皆出此塗伏惟內翰執事天材俊麗神氣橫溢竒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協句小亦合於方圓蓋天下望爲權衡故明主委

之黜陟軾之不肖與在下風顧惟山野之見聞安識朝廷之忌諱軾亦恃有執事以爲小節之何拘執事亦將收天下之遺才觀其大綱之所在驟置殊等寔聞四方使知大國之選材非顧當時之所悅眇然陋器雖不能勝多士之喧言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萬人之浮議方將奔走厥職厲精乃心苟庶幾無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萬一有毛髮之效少荅至仁感懼之懷不知所措

梅龍圖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



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是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落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

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卹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蒼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韓舍人



右軾啓軾聞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下之望有司執法以繩天下之媮蓋不推恩則無所兼容不執法則有所僥倖有司推恩而求名則侵君之權天子執法而責實則失民之望爲君者常病於察爲臣者又失之寬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於多言故有司執法而無所忌古之良有司憂其君而不卹於私計故天下歸怨而不敢辭況欲選材而置官是將教民而圖任唯所利國豈容樹恩今上推不忍之心使賢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於相淆嚮者哀憐老儒故爲特奏之令憫惻連

坐又開別試之塗此天下所以詠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體夫豈同條伏惟舍人執事爲時求材憂國忘己所圖甚遠將深計於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牽於毀譽變苟且依違之俗去浮僞囂譁之文罷黜俗儒動以千計講通經術得者九人顧茲小才偶在殊選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執法如此之堅將天下實被其休功豈一夫獨遂其私願感荷激切不能自勝

范舍人

右軾啓聞之古人民無常性雖土地風氣之所稟而



其好惡則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為盛而貴  
顯暴著者蜀人為多蓋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繼其後  
義冠曳佩大車駟馬徜徉乎鄉閭之中而蜀人始有  
好文之意絃歌之聲與鄒魯比然而二子者不聞其  
能有所薦達豈其身之富貴而遂忘其徒耶嘗聞之  
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  
年間學校衰息天聖中伯父解褐西歸鄉人歎嗟觀  
者塞塗其後執事與諸公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  
聞於天下於是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比之  
西劉又以遠過且蜀之郡數十軾不敢遠引其他蓋

通義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縣去歲舉于禮部者  
凡四五十人而執事與梅公親執權衡而較之得者  
十有三人焉則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於天下  
固無所私愛而於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與之  
喜樂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與梅公之於  
蜀人其始風動誘掖使聞先王之道其終度量裁置  
使觀天子之光與相如王褒又甚遠矣軾也在十三  
人者之中謹因閹吏進拜于庭以謝萬一又以賀執  
事之鄉人得者之多也

謝制科啓一首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  
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  
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  
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  
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  
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  
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  
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  
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  
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

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  
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  
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旣已得其行  
己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  
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  
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  
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  
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  
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  
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



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飢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群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為世之望人位為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為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為許國

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楊龍圖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新改直職推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為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弊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



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  
更幾人席未暖而輒遷踵相躡而繼去一身之譏固  
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爲常  
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隱憂以爲必得朴忠  
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  
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  
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  
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效而不爲虛名  
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  
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

門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違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戀何翅飢渴前  
月十四日到任翌日尋已交割訖軾本凡材繆承選  
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捫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  
任已來日夜厲精雖無過人庶幾寡過伏惟昭文相  
公素所獎庇曲加搜揚旣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  
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爲要  
事編木棧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  
每歲之防敗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于



今雖有優輕酬獎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慙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吳副樞啓一首

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即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輕爲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揔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機略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沈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

速而所及者廉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方將以未獲之事盡付於明公明公宜愛此不貲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荅許狀元啓一首

右軾啓伏以賢俊之士固將有所挾持富貴之來豈能爲之損益昔者在貧賤之辱所有無以異於今一朝居豪傑之先而人然後知其貴伏惟狀元簽判廷評以粹美之質負傑異之才自遠方而遊上都以一



東坡集卷第二十六  
日而蓋天下士既望風而知不敵人皆斂衽而謂當  
然苟非素與交遊之流安敢輕為賀問之禮不期謙  
抑過錄庸虛忽承牋牘之臨皆自聽聞之誤禮非所  
稱媿靡自任先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於至治洮盥  
憑几尚不忘於選賢庸登哲民以遺後聖雖喜車旌  
之召旋興弓劔之悲臣子之心遠邇若一即日承已  
拜命計將就塗念展謁之何時徒向風而永望謹奉  
啓陳謝不宣

東坡集卷第二十六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啓三十首

謝館職啓一首

試言無取錫命過優進貽朋友之譏退有簡書之畏  
覲顏就列撫己若驚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舉號  
爲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觀其所以  
待之蓋亦可謂至矣知寶玉璵璠難得而易毀故篋  
積以養其全知榘楠豫章積歲而後成故封殖以待  
其長施等天地恩均父師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  
十一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



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興禮樂以範來世小則欲操數術以馭四夷然而進有後先名有隱顯命有窮達時有重輕或已踐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為陳迹或擯斥於罪戾僅夷平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為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踈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懼軾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弊擢居異等以風四

方不知滿溢之憂復玷良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為蠢愚可為危慄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況大明繼照百度惟新理財訓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賞必罰有追述祖宗之風凡用人歷試其能苟敗事必誅無赦此太平可待之日豈不肖兼容之時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縱不能力辭而就下亦當知非分以自慙此蓋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為己任欲辦大事務兼寸尺之長將求多聞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踰等倫欲報無緣將何望於頑鄙遇寵知



懼庶不至於惰媮

賀韓丞相啓一首

右軾啓伏審誕膺策命首冠輔臣四方聳觀萬口同慶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亂多夫天將欲措世於大安必有異人之間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漢唐將追堯舜洪惟上聖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謂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捐六轡於王良坐將致遠引領以望惟日爲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難名巨才不器疊疊申伯之望堂堂漢相之風出入三朝險夷一節藁

爾種羌之叛命慨然當宁以請行威聲所加臙穢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而召虎歸縱復遺種龍荒遊蒐沙海譬之癘疥豈足爬搔必將訓兵擇帥而授之規摹積穀堅城而磨以歲月破斧之惡四國實願周公之亟還折箠以鞭赤眉無煩鄧禹之久外天下是望豈惟一人即日邊徼苦寒台候何似伏冀爲國善調寢興謹奉啓起居

荅曾學士啓一首

伏審祗奉詔恩榮升冊府允厭朝論增輝士林伏惟慶慰恭以聖神在御政化惟新顧籲俊之無方豈拔



賢而待次賤如莘野猶為席上之珍遠若傅巖盡入  
彀中之選而況圭璋之質近生闕閱之家固宜首膺  
寤寐之求於以助成肅雍之化府判學士天資粹美  
儒術講明向屈處於下僚蓋避嫌而自晦屬文子之  
請老察少翁之最賢撫念老成聿求義訓豈獨褒崇  
之盛典固將樂育於美材自顧庸虛獲聯齋舍忽捧  
書詞之辱益知謙德之光喜愧于心踧踖無措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  
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

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  
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  
妻子之計推葺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  
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  
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  
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  
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  
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  
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  
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



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  
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  
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  
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  
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  
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韓丞相再入啓一首

伏觀詔書登庸舊德傳聞四海歡喜一辭竊以君臣  
之間古今異道任法而不任人則責輕而憂淺庸人  
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則責重而憂深賢者之所樂

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已一切不問而聽其所為蓋其  
後必將責報收功三年有成而底於至治自非量足  
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強足以濟艱難勇足以斷取捨  
則何以首膺民望力報主知恭惟史館相公忠誠在  
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純粹精如坤之六  
二隕然而直方大更練三朝之用捨出入四方之險  
夷疲民系心有識引領必將發其蘊蓄以次施行始  
緩獄以裕民終措刑而隆禮軾登門最舊荷顧亦深  
喜抃之懷實倍倫等

密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日三日赴上訖帶山負海  
號為持節之邦多病無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稱  
愧靡自任矧茲願治之辰方以求賢為急宜得敏銳  
兼人之器以副厲精更化之懷如軾者天與愚忠家  
傳朴學議論止於汙俗交遊謂之陳人出佐郡條荐  
更歲籥雖僅脫罔羅之患然卒無毫髮之稱豈伊寵  
榮偶及衰鈍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表萬邦欲  
隆太平極治之風故開兼收並採之路重使一夫之  
不獲特捐支郡以見收荷恩至深論報何所謹當鐫  
磨朽鈍篋策疲駑雖無望於功名庶少逃於罪戾過

此以往未知所裁

荅楊屯田啓二首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匪妄庸之稱文詞  
深厚足為衰拙之光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惟通判  
屯田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劔外屈臨百里之間  
已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  
言信仁人之博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者欲報瓊瑤  
之貺適苦簿書之煩言之不文永以為好

又

向者不遺特蒙枉顧愧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但



喜直亮多聞真古之益友謂將繼此而得見豈意闕  
然而有行伏讀誨音惟知感歎伏惟通判屯田才猷  
通敏學術深純非獨東州杞梓之珍將爲清廟璠璣  
之寶暫臨邊服行履要津而軾早以空踈加之衰病  
不緣曠官而罷去則當引分以歸耕自茲恐遂有出  
處之踈故臨紙不能無悵惘之意惟祈自重少副下情

謝監司薦舉啓一首

猥以庸虛過蒙知遇既免尤譴復加薦論自省孤危  
加之衰病生而賦朴野之性愚不識禍福之機但知  
任己以直前不復周防而慮後動觸時忌言爲身災

擠而去之則爲有功引而進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  
利祿爲意而以仁厚爲心顧茲鈍頑誰肯收錄伏惟  
某官時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將長育於群材專務掩  
覆於小過憐其謀身之甚拙進絕望而退無歸知其  
爲政之雖迂歲有餘而日不足特矯世俗借之齒牙  
軾敢不祇畏簡書益自脩飭豈云報德苟不辱知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徐州謝兩府啓一首

移守河中已愧超陞之異改臨泗上仍叨藩鎮之雄  
既見吏民周覽風俗地形襟要當東南水陸之衝民



食艱難正春夏旱蝗之際宜得一時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氓如軾者才不逮人學非適用早塵策府自知拙直之難安屢乞守符意謂苟全之善計然自往來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機僅脫風波之險心存吏役都忘學術之源既未決於歸耕敢復求於善地伏遇某官權衡萬物高下一心頑礦悍堅實費陶鎔之力散材踈惡徒施封殖之恩謹當篳策疲駑鐫磨朽鈍上酬天造次荅已知

賀呂副樞啓一首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

慶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爲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改觀於公權搏俎可以折衝藜藿爲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



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  
慶無緣踊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趙大資致仕啓一首

伏審抗章得謝奉冊言還摺紳聳觀閭里相慶竊謂  
富貴不爲至樂功名非有甚難樂莫樂於還故鄉難  
莫難於全大節歷數當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觀自  
古之忠賢少有完傳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  
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渾圓五福純備當世所羨非公  
而誰恭惟致政大資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遠無施  
不可尤高臺諫之風所臨有聲最宜吳蜀之政才不

究於大用命乃係於生民與時偕行不可則止見故  
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爲一無可恨方將  
深入不二獨遊無何默追粲可之風坐致喬松之壽  
軾荷知有素貪祿忘歸慕鸞鵠之高翔眷樊籠而永  
歎傾頌之素敷寫莫窮

荅陳齋郎啓一首

伏審祗膺寵命榮踐亨塗拜慶庭闈溢歡聲於觀者  
馳書士友揆華藻之燦然顧此衰羸實難當捧伏惟  
齋郎天資深茂學術淹通經行兩純窮達一操久困  
有司之尺度退從老圃於丘園陋彼素餐是聞也非



達也凜然遺直惟有之則似之假道一官權輿千里  
幅巾藜杖願為二老之風流甲第高門坐看諸郎之  
富貴欣頌之至筆舌難周

賀文太尉啓一首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  
聳觀兵民交慶蓋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  
度宏遠故舉富貴而若無蔚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  
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丈夫道本天合德為人師  
信及三川之豚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為  
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黃髮而亮  
武王既奉冊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懷北虜係頸長纓  
約束河公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傳之鼎歸躡松喬  
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趨侍無緣踴  
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已於今日十五日到任上訖  
者迂愚之守沒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  
宣之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近齊  
魯之厚迹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  
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竊



據此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  
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  
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祇畏簡書  
策蹇磨鉛少荅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身  
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啓一首

右軾啓蒙恩授前件官者起於貶所未及暮年擢置  
周行遽叅法從省躬無有被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  
之間實爲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積賢雖一  
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

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誠國是之  
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彙而征附馬棧者  
必先其直用舍旣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趨勢有必至  
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  
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寬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  
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者老搜求雋良將使士知向方  
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弃材少而學文本  
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  
願於青黃爨下無心於宮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荐  
履禁嚴殊非素望此蓋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



朝名重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蔡下同卿士之  
謀餘論所加虛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憐白首之無  
歸特借寵光以寬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  
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  
卿大夫之憂蚤夜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謝翰林學士啓一首

叨奉寵恩擢居禁近任逾器表憂與愧并內自顧於  
衰遲宜退安於冗散豈期晚節伏與英遊此蓋伏遇  
某官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誠樂與共推人物之評  
雅量兼容曲借齒牙之末致茲朽鈍亦踐高華方修

問之未皇遽移書之見及其爲感佩難盡敷陳

答試館職人啓一首

伏承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秀儒林黨友  
增華搢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  
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  
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  
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  
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  
仕行浮於名詞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  
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



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  
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  
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荅李寶文啓一首

伏審祇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  
井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謠頌率同恭惟  
知府寶文望重搢紳材宜廊廟譬之金石蓋暗然而  
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已深  
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  
曾未下車已聞報政軾倦游茲久寤寐懷歸空詠甘

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焉永望言不寫心

荅王欽臣啓一首

伏審祇奉明綬特膺異選以高才望冊府以令德正  
僕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學士文鳴早歲  
學配前人豫章雖老於中林瑚璉終升於清廟萬事  
不理問伯始而可知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清塗  
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未皇辱移書之見及感佩  
之至但切下懷

荅彭舍人啓一首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除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



董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  
然而憲臺省闈無預於文詞儒館學宮不關於政理  
惟此六押之任要須二者之長非該通經術則不足  
以代王言非曉達吏方則不足以分省事是爲文士  
之極任豈止時人之美談果有真才來膺妙選伏惟  
某官道師古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之淵源文列傳  
班之伯仲自期甚厚所得寔多射策決科嘗魁天下  
之士犯顏逆指有古名臣之風粵從言動之司亟掌  
絲綸之美璠璣美質豈獨一時宗廟之華杞梓異材  
固爲後日棟梁之用軾備負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輿

誦之言少荅函封之辱其爲欣佩莫究頌言

謝賈朝奉啓一首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  
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隻  
雞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  
恩敢懷盍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  
露旣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  
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  
暮不聞拔薤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  
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洟於墓道昔襦今袴



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啓一首

右軾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勳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絕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

觀盛事子孫歸沐下古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軾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荅范端明啓一首

伏審參稽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度施及無窮摺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壯觀自我元臣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雖喜三雍之成旋遭五胡之亂平陳之後粗獲雅音天寶之中遂雜胡部道喪久矣孰能起之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四朝之舊德恭惟



致政端明丈丈耄期稱道直亮多聞進不謀安昔既  
以身而徇義退猶憂國今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  
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  
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雖賢者之事也獲古  
磬十六枚於犍爲郡豈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  
人空荷移書之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  
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一首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爲有  
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

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尚嬰於寵劇庶  
漸即於安閑顧此蠢愚亦蒙徵倖此蓋伏遇某官輔  
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  
令狂直得保始終指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  
敢不欽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  
姦容獄市敢師齊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荅杭州交代啓一首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旣  
尋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痾卧治之所蒙  
成坐嘯之餘顧此鈍頑實爲忝昧伏惟知府待制宏



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塵心照已先於傾  
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大夫之才豈堪治劇楚令  
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荅莫提刑啓一首

右軾啓得請江湖雖適平生之願剗煩獄市豈堪老  
病之餘賴茲德大而有容愍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  
至借以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  
俗雖在按臨之屬部不忘宿昔之交情豈獨敦忠厚  
之風抑以增衰朽之靈其爲感忤未易名言

荅王明州啓一首

伏審奉詔牧民消辰蒞事教條清簡曾無頤指之勞  
吏下肅承皆有心服之敬風聲所暨鄰境爲先伏惟  
知府龍圖迪哲而文剛中莫屈大辯若訥恥爲利口  
之言小智自私誰識仁人之勇道不容於羣枉身乃  
獲於退安回觀爭奪之塗日有榮枯之變坐嘯之樂  
勿以語人強食自頤猶當爲國

謝生日詩啓一首

蓬矢之祥雖世俗之所尚蓼莪之感迨衰老而不忘  
豈謂某官意重瓊瑤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錫類出妙  
語以嘘枯攝提正於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於南斗



更借虛名永惟難報之珍但結無窮之好

賀林待制啓一首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  
歲寒配喬松於巨柏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庚斧藻  
昌朝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  
弱齡望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悃悞無華  
亦東京之循吏凡閱四朝而後用獨爲三館之老臣  
著書已成特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桑榆  
軾交舊最深慰喜良甚尺書爲賀鄙志莫宣

東坡集卷第二十七

